



周煦良文集 7

(译文卷)

· 珍妮的肖像 ·
· 水孩子 ·
· 天边灯塔 ·
· 神秘的宇宙 ·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C539/9

:7

2007

周煦良文集 7

(译文卷)

· 珍妮的肖像 ·
· 水孩子 ·
· 天边灯塔 ·
· 神秘的宇宙 ·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煦良文集.7.一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7.1

ISBN 978-7-5327-4146-5

I.周... II.周煦良-译文-文集 III.Z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6497号

周煦良文集 7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文艺大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7 字数 380,000

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146-5 / I · 2319

定价:3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54483427



《周煦良文集》简介

本书作者周煦良（1905—1984）是我国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、教授、诗人、作家。《周煦良文集》收集了作者的主要译著和论著。

周煦良先生的主要译作有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《福尔赛世家》三部曲（《有产业的人》、《骑虎》、《出租》）、英国作家毛姆的《刀锋》等小说和《美学三讲》、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、《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》等哲学方面的译作以及《西罗普郡少年》等译诗。作者在六十年代曾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《外国文学作品选》。

作者的论著收集在《舟斋集》中，其中有多篇关于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论文，由于这些文章是作者五十余年教学、翻译经验的总结，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指导意义。数篇文学译著序言，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英国文学、哲学学识，所以这些序言也都是高质量的英国文学研究论文。

作者自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讨，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诗作，一方面通过译诗来作实验，直至暮年，从未止歇。本书收录了他论新诗格律的文章多篇，也收录了他的部分诗作。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。作者还作有多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、小说的文章，由于从广阔的中西文学视角出发，所以这些文章都各有其独创之见。

作者还是一位文笔优美的散文家，本书所收散文，或叙见闻，或记经历，或谈收藏，描绘生动，情采斐然，向为文学界所称道。



1965 年于上海

人称代词的省略、还原和更换

周煦良

在我国的语言里，如果不是连词里，也至少在文字里，人称代词好象是个不受欢迎的词类。这当然由于我国从古以来的语言里本来就有一个省略^{人称代词}的习惯，不但是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可以省略，即使连几个人的场合下，也可以省略。不信请看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这一段：

……见渔人，乃大惊。问所从来，具答之。便邀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……向今世与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无具言，所诣皆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饷食。行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既出，得其实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下，诣太守，说如此。……

这篇记是叙述一个渔人的奇遇，但通篇除开头提一下“武陵人捕鱼为业”和后面提到“渔人甚异之”和“此人一一以具言”外，更没有一个地方用词“渔人”或第三人称单数“他”作主语。如果说我们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，碰见“他”或者“they”会感到弄不清这时人称代词指

谨以此书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

启成 启申 启宏

珍妮的肖像

〔美〕罗伯特·内森 著

前 言

本书是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罗伯特·内森的一部幻想爱情小说，它以情节离奇，感情朴素，文笔富有抒情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。书中叙述一个穷画家傍晚穿过公园时碰见一个小女孩珍妮。她的父母是在杂技团里走钢丝的。她一个人在公园里玩，画家为她画了一张速写，卖了钱，并且受到画店经理的嘱咐，替这个小女孩画一张油画像。两个星期后，画家在溜冰场上碰见珍妮时，她好像已经大了两三岁，开始读法文了。从此，每隔一段时候碰见她，她总要长大几岁。最后，动手画那幅油画像时，她已是个婷婷少女了。故事的结局是珍妮从法国回来，途中被飓风卷入海中，冲进画家在那里度夏的巴沫河，被画家瞥见，下河去救她，但是抵不过飓风的力量，她仍旧被海水卷走了。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就这样以悲剧结束。整个故事的经过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。

一个小女孩在半年多内长成为少女，故事当然是不可信的。内森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受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邓恩(J. W. Dunne)时间学说的影响。邓恩把时间看成和空间一样，过去和未来都摊在那里，现在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与过去和未来的人相遇。他拿梦做试验，举了许多例子证明自己梦见的事情，后来在实际生活中都出现了。根据这些观察和试验，他写了一部《一个时间的实验》，接着又发表了《连续的宇宙》以发展他的学说。他的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一度受到欧美思想界的重视。内森就是从邓恩的时间学说中汲取了灵感，于一九四〇年写了《珍

妮的肖像》。不过邓恩的学说还够不上科学，二次大战后很少听见人提到他，所以我只称它为幻想小说，而不称之为“科学幻想小说”。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的诗意般的抒情文笔，以及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；书中除了不同年龄的珍妮外，还有开出租汽车的古司·麦耶，画店老板马休，画家的朋友亚恩，以及饭店掌柜和房东太太等，都是寥寥几笔，就能把人物写得鲜明突出。

罗伯特·内森于一八九四年生于美国纽约。一九一五年哈佛大学毕业，曾任纽约大学新闻系讲师。一九二五年后主要从事小说写作。一九四〇——一九四二年任美国笔会会长；一九四三——一九四四年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从事电影剧本写作工作。他曾任美国诗人学会理事长，并当选为美国国家艺术文学学院院士。他写的小说到一九七〇年为止已有三十九部之多。《珍妮的肖像》曾被拍成电影，并被收入美国《近代丛书》的《四部神奇小说集》中。

周煦良

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

第一章

有一种饥饿，比饿肚子还要难受，我受到的就是这一种。我穷，我的作品不为人知，时常三餐不继，在西城住的那间小画室里冬天很冷。可是这些都说不上。

谈起我的苦楚来，我的意思并不是指饥寒。做一个艺术家另外还受到一种苦难，那比冬天，比穷，还要难受。那就像是心灵的冬天。一个人的才气，和工作的泉源，这时好像结了冰，一动不动，陷在死的季节里——也许永远这样下去。谁知道，春天会有朝到来，将它释放呢？

这并不是因为我卖不掉作品——这类事，以前的好画手也碰到过，甚至名家都碰到过。我的苦痛是自己好像不能把握到装在我心里的东西。我随便画些什么，无论是人体、是静物、是风景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。我要画的东西在脑子里非常清楚，就像自己的名字是艾本·亚丹司一样清楚，可是画出来的根本不是那回事，不是我要公诸于世，想借我的画告知世人的东西。

那时候的滋味，真没法子讲给你们听，因为当时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焦灼之感。我想多数从事艺术的人都经过类似的情形。迟早，他们就会感觉到，仅仅活着——作作画，有得吃，或勉强有得吃，是不够的。迟早，上帝会提出他的问题：你是帮助我的，还是反对我的？从事艺术者这时就得找答案，找不到答案就感到椎心的苦痛。

一九三八年冬天一个傍晚，我走经公园回家。那时我年轻得多，腋下

挟着一皮包的画稿，因为人疲倦，走得很慢。冬晚的湿雾在周围飘浮，飘过草场，和那时已经清静无人的林阴道。那些平时在道上玩耍的孩子已经回家，只剩下黑漆漆的、木叶尽脱的树，和一排排为雾气所湿的长凳，望去像一个蜘蛛。我挟着皮包，一下换到左，一下换到右。皮包又累赘，而我又没有钱乘车。

我跑了整整一天想卖掉几张画。一个人，经过相当时间，就会被一种绝望的心情抓住，觉得这世界真是冷淡得可怕，非但不理会他的饥饿或痛苦，简直连他的生命也不理会。每过一天，我出去的勇气总要减少一点。到目前为止，勇气已经像沙钟^①里面的沙，全流尽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已经走到绝路；没钱，没朋友；人又冷，又饿，又疲倦；没有指望，没有念头可转。我想那时候，我因为没有什么吃的缘故，有点昏昏然。我穿过车道，沿着那冗长的、荒凉的、过道似的林荫路走去。

在我前面，是长列的灯光，疏落而整齐，在夜色中照得通黄。我听见自己脚步落在行人道上清脆的声音。在我后面，是车辆日暮归去，听去如怨如诉。夜市之声低微而辽远，好似来自另一时代。从古时的某处传来，既像夏天的声息，又像多久以前草地上蜜蜂的嗡叫。我向前走去，如在梦中穿行幽寂的拱道。身子很轻，仿佛没有重量，完全是夜空气做的。

那个在林荫路当中独自玩耍的小女孩也一点声息没有。她蹴着石块玩，张开腿跳到空中，再落下来，像蒲公英的种籽一样阒静。

我见她一个人在这里，很诧异，便停下来望她。别的孩子一个也看不见，只看见雾，和长列整齐的灯光，一直伸向前面的平台和湖滨。我向四周找寻她的保姆，可是长凳全空着。“天很黑了，”我说，“你不该回去了吗？”

我不相信我的话带有不友善的口吻。那孩子把下面要跳的一步做个记号，停下来，可是先只偏转头来看我。“晚了吗？”她问，“我不大知道时间。”她淡然告诉我。

① 装有沙子的玻璃计时器，以上端玻璃球中的沙子流尽来计时。

“是的，晚了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”她说，“我还不需要回家。”接着又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，“没有人等我。”

我转身走了，心想：这到底关我什么事？她直起身子，把脸上的乌发拢向后面，压在帽檐底下。她胳膊瘦削，和普通小孩子一样，动作敏捷宛如小鸟。“我跟你走一段路，假如你不在意的话。”她说。“我想，我一个人在这里是有冷清的。”

我说我不在意，我们就一同沿林荫道走去，在那些空凳子中间走着。我继续向四周找寻照看她的人，可是周围空无一人。“你就一个人吗？”我停了一会问她。“没有人同你来？”

她碰见别的孩子留在地上的一些粉笔印子，就住步一个个跳了过去。“没有，”她说，“会有什么？”

过了一会，她又接上一句，“不过，有你同我在一起呢。”

在她，这似乎已经很满意了。她问我皮包里面放的什么。我告诉她。她高兴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是画。”我问她怎么知道的。

“哟，我就这么知道的。”她说。

四周的湿雾浮过来，很冷，夹着冬天的气息。我想，大概是我一天没有吃的缘故，什么都显得古怪了，连这样带着一个只齐我膝盖的小女孩子，在林荫路上走，都有点古怪相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行为会不会遭到警察拘捕。我心想假如有人问起来，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呢。

她有一会没做声，像在数着路旁的长凳。可是她准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，因为走过第五条凳子时，她没有等我问，就告诉我她的名字叫什么。“叫珍妮，”她说，“人家问起你来就这么说。”

“珍妮，”我跟着说一句，有点摸不清头脑，“珍妮什么？”

“珍妮·阿波登。”她说。接着告诉我，她跟她父母住在旅馆里，可是她不大见到他们。“爹和妈是做戏的，”她讲，“他们在汉马士坦游艺场搭班。走绳子。”

她纵了两步，又跑回到我面前，挽着我的手。“他们不大回家，”她说，

“因为在搭班卖艺。”

可是我开始感到疑惑起来。且慢，我跟自己说，这儿有点不对头。且慢，我心里想……慢点儿……我想起来了。的确——是这么回事……汉马士坦游艺场多年前就拆掉了，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。

“噢，”我说，“噢……”

然而她的手，握在我的手中，却一点不假，又坚实，又温暖。她不是鬼，我也不在做梦。“我上学呢，”她说，“不过只是早上去。我太小了，不能上全天。”

我听见她发出一声孩子的叹息，充满一个孩子的苦恼，轻得像空气。“我上的课不大够劲，”她说，“都是二加二等于四一类的东西。等我大一点，我就可以读地理和历史，读关于威廉二世的事情。他是德国的皇帝。”

“他过去是皇帝，”我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不过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我觉得你错了，”珍妮说。她走开一点，不知为什么自己微笑了起来。“西席莱·琼司在我们班上，”她说，“我能跟她打架。我比她力气大，我能和她对打。”

“她不过是个小女孩。”

她纵了一步，“有人在一起玩真有意思。”她说。

我低下头看看她：一个穿着老式衣服的孩子。外套，绑腿鞋，风帽。谁曾画过这般模样的孩子？是亨利？是布罗西？总之，是老辈子里的一位。博物馆里还有一张画呢，是什么人的女儿，就挂在上楼梯的地方。不过孩子总是穿得一个式样。我看她平日好像不大跟别的孩子玩。

我说是的，心想，有人一起玩总是有意思的事。

“你有没有人跟你玩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我感到她在替我难受，同时看见我除了她之外没有人一起玩，又觉得开心。这逗得我笑了。孩子的玩意儿可真认真，我心想，孩子什么事都相信。我们碰到一处地下有条好玩的裂缝，她踮起一只脚沿裂缝跳过去，一直跳到尽头。“我会一支歌儿，”她说，“你要听吗？”

她不等我回答，抬起帽檐底下两只小眼睛望着我，就唱起来，歌声清晰但不成调。

我从哪儿来，
没有人知道，
我去的那儿，
所有的都要。
海风飘，
海水高——
哪有人知道。

这歌使我吃了一惊，它完全出乎我意料。我也不知道我指望听到些什么——也许是，一些儿歌，或者当时的流行歌曲。那些父母是演戏的女孩，有时候会唱情歌。“谁教你的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可是她只摇摇头，站在那儿望着我。“没有人教我，”她说，“这不过是支歌儿。”

我们已走到林荫道尽头的广场。我的路向左，再过车道，就由西首门出园。雾沉沉的冬晚包着我们，荒凉而沉寂，周围是一棵棵打湿的树，又黑又秃。远处城中奏出它的调子，在空气中渐沉渐杳。“再见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我得走了。”

我伸出手来，她黯然握着。“你知道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？”她问我。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愿望的游戏。”

我问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。

“我希望你肯等我长大，”她说，“可是我想你不肯。”

说完，她就转身向林荫道那边一声不响走去。我站在那儿望她。一会儿工夫就不见她的影子。

回到家里，我开了一罐汤，在煤气灶上炖热，切了一片面包，和些干